

<<风声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风声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805886770

10位ISBN编号：7805886776

出版时间：2011-3

出版时间：甘肃人美

作者：麦家

页数：266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风声>>

前言

快有十年了，我的生活一直局限在很小的网子里，不用去单位上班，亲人和朋友大多在千里之外，身边仅有几个朋友，平时也少有往来。

我似乎喜欢上了独往独来的生活。

其实也不是喜欢，是无奈。

一个人待在家里是够难受的，但出门去忍受别人的各种习惯，或者让别人来将就我，似乎更难受。我不吃酒，怕麻辣，也不打麻将纸牌(不会)，坐下来还喜欢一本正经地谈文学，要对上这样的人，也许比找同志还难。

同志还有俱乐部或某些固定的活动场合，在成都，据说四川日报门前的阅报栏是同志们的活动地带，有点约定成俗的意思。

有点以前那种英语沙龙的感觉。

成都是个十分享乐的城市，遍地酒吧、茶馆、美食，中高低档一应俱全，工薪高薪、蓝领白领，都有各自消受的阵地。

我待过七个城市，我可以肯定地说，成都人的生活是最灿烂的，灿烂得像罨粟花一样，有些奢靡，有些邪乎。

但我还是很寡淡，跟儿子打打算术牌(我本人发明的)，下下军棋、象棋，成了我主要的娱乐。

我的时间，除了正常的休息和听谓的T作：读书或写点东西，我自己都不知道是怎么过的。

如果一定要说，就是发呆，胡思乱想。

《暗算》就是胡思乱想出来的。

其实，我的小说多数是这样，是靠着一点点契机凭空编造出来的，没什么资料，也不作任何采访。

以为这样弄出来的东西总不会有人对号入座，不会被历史责难。

奇怪的是，这些年我几部稍有影响的小说都有人对号入座，他们以各种方式与我取得联系，指出我作品的种种不实或错别之处。

有个人更奇怪，说我《解密》写的是导弹之父钱学森。

奇怪踏上了旅程，更奇怪的肯定还在后面。

《黑记》写的是一个姑娘，她乳房上长有一块黑记，黑记有点神秘，有性欲，触摸它比触摸粉红的乳头还叫她激动。

这完全是个幻想加幻想的东西，但也有人来对号，找到当事医生，指控他泄密。

真是对不起那位医生了，他连我是男是女都不知晓，怎么跟我泄密呢？《暗算》就更不用说了，由于电视剧的火爆，来找我论是非的人更多，以致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蛰居在乡下，因为找的人太多，已经影响到我的正常生活。

这些人中有位高权重的将军，也有准701机构里的那些阿炳、黄依依、陈二湖式的人物，或者是他们的后辈。

他们中有的代表个人、家庭，有的代表单位、组织，有的来感谢我，有的来指责我。

感谢也好，指责也罢，我总是要接待，要见面，要解疑答问。

其实我要说的都大同小异，所以一度我就像祥林嫂一样，不时老话重弹。

这当中有一个人，他的来意有点暧昧，既不是来感谢我，也不是来指责我。

从某种意义上说，他不是来听我讲的，而是来对我讲的。

他来自上海，姓潘，名向新，是个化学教授，年前刚从某大学退休，赋闲在家。

他随意而来，却在我人生中留下了浓重一笔。

是去年元月上旬，潘教授应邀来四川师范大学讲课，其间通过我朋友跟我联系上，并由我朋友做东，一起去郊外吃了一餐野菜宴。

席间，教授谈理说文，妙语连珠，给我留下深刻印象。

他甚至把我和他的主业——小说和化学，两个南辕北辙的东西巧妙地连在一起，说：好的小说就是化学，对生活作化学处理；反之(差小说)则为物理，拘于事实，照搬生活。

云云。

<<风声>>

对错姑且不论，但说法新奇，令人难忘。

席问也谈起《暗算》电视剧，他说他刚看过，上海电视台正在播，每天三集，他跟着看了一道，后来又买碟子将第三部《捕风者》重看一遍。

以他的学养和智识，一个东西看上两遍，那东西基本上就成了他的，大小情节，包括细节，无不通晓。

他没有做好坏评价，只是问我这个故事有无好处，并恳请我实话实说。

对一般人我不一定会如实招来，但对他这种智者，我担心招摇撞骗会被他识破，加上碍于朋友的情面关系，我不便妄言，只好如实相告。

坦率说，《暗算》的第一部《听风者》和第二部《看风者》的故事，尚有一定原型，比如第一部里的瞎子阿炳，源于我家乡的一个傻子，他叫林海，四十岁还不会叫爹妈，生活不能自理，但他目力惊人，有特异禀赋，以致方圆几公里内，几千上万人的个性和家史，他都可能通过目测而知而晓，朗朗成诵。

我所做的工作不过是刺瞎了他灵异的眼睛，让他的耳朵变得无比神奇。

至于第三部《捕风者》的故事，真的，纯属是虚构的，如果一定要问出处，勉强有两个：一个是记忆中的老电影《尼罗河上的惨案》，另一个是曾经在北京盛行一时的杀人游戏。

两个东西其实是一回事，都是在一个封闭的环境里寻找凶手，我甚至怀疑后者本身就源自前者。

追根究底，是2001年，我们单位成都电视台要为建党八十周年拍部献礼片，让我写本子，我拉上好友何大草一起编了一个叫《地下的天空》的两集短剧，要说创作灵感就是电影《尼》，顶多是把故事革命历史化而已。

两年后，我在鲁迅文学院读书，同学中风靡玩杀人游戏，我觉得很有趣，便激发了重写《地下的天空》的热情。

《捕风者》的故事其实就是这样，是我借一个经典的套子，凭我擅长的逻辑推理能力和对谍报工作的感情，反反复复磨蹭出来的。

潘教授听罢，久久沉默着。

我猜想，沉默不是说他无话可说，而是意味着他有重要的话要说。

果然，他在沉默后娓娓道来，因为经过沉默——沉思默想，他说的话显得更具学养而富有穿透力。

他这样对我说：“世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，更不可能有两个相同的故事，但是……怎么说呢，你如果有兴趣，不妨听我给你讲一个故事，这绝对是真实的，历史上有记载。

我不能说我的故事一定比你的精彩，但我相信你听了后一定会吃惊的。

可以这么说，在你编织那个故事前，上帝已经编过一道。

我曾以为你是根据史料改头换面编了你的故事，仔细想来也不会，因为你恰恰是把史料中那些最精华、最出彩的东西丢掉了。

对不起，请容我说一句冒犯你的话，我个人以为，你的手艺比上帝差多了。

”接下来，教授用半个小时跟我大致讲了他的故事，我听后简直惊呆了。

毫无疑问，他讲的故事比我的精彩多了，精彩十倍！一百倍！我当即要求他跟我详细讲一讲，他说最有资格讲它的是这个故事的当事人，他们好多人现在都还在世，包括他父亲。

他说我如果确实感兴趣的话，可以跟他走一趟，他保证我一定不虚此行。

何止是不虚，简直是满载而归——我找到了《捕风者》故事的原型！欣喜的同时，我也称奇不已：一个凭空虚构的故事居然有原型！嗨，难怪有人要找我的小说对号入座。

以前我一直觉得奇怪，我，一个几乎足不出户的人，只凭一时兴起胡思乱想出来的故事，为什么总有人来对号认领？现在我明白了，是因为生活大于虚构。

虚构和生活的关系，我想，大概就如孙猴子的跟斗和如来佛的手掌心的关系，你翻吧，看你能翻到哪里去。

事后，我有理由相信潘教授对我不是随意而来的，他蓄意而来，并以他的方式达到了他的目的：让我来重塑捕风者的故事和形象。

我不得不承认，与我虚构的故事相比，这个故事显然更复杂，更离奇而又更真实。

潘教授的父亲潘老等五个人在半个世纪后，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，依然言之凿凿地向我提供了相同

<<风声>>

的内容，相同的程度犹同己出。
这在我的经历中是第一次，是例外。
所以，我也例外地对它的真实性有了足够的信任和坦然。

内容概要

《风声》讲述了地下工作者老鬼的故事。

老鬼破译电报的能力超强，打入了日伪情报组织内部，面临身份暴露的危险时，他机智地与日伪和国民党军统特务周旋，制造种种假象迷惑敌人，使得组织内部陷入混乱，搞不清谁是真正的“老鬼”。但因条件所限，最后关头“老鬼”不得不牺牲生命，设法将情报成功传递出去。

麦家写的是敌特工作，是捕风者（密码破译者）的神秘生活，这种生活，因为一般读者不熟悉，本来具有很大的编造空间，然而，麦家主动放弃一个小说家的虚构自由，而是迫使自己跟着人物和事件的情理逻辑一步一步地往前推进——他笔下的人物和事件都具有强大的自我生长能力，因此，真正推动麦家小说向前发展的，不是作者的写作意图，而是洋溢在人性和事件里的那种深刻的情理。

作者简介

麦家，作家，编剧。

1964年生于浙江富阳。

曾从军17年；1983年毕业于解放军工程技术学院无线电系；1991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；1997年转业至成都电视台电视剧部任编剧；2008年调入杭州文联任专业作家。

1986年开始写作，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《解密》《暗算》《风声》，随笔集《捕风者说》，电视剧《暗算》《地下的天空》（编剧）等。

作品曾多次获奖：《解密》获中国小说学会2002年中国长篇小说排行榜第一名，第六届国家图书奖、第六届茅盾文学奖提名；《暗算》获第七届茅盾文学奖；《风声》获《人民文学》2007年度最佳长篇小说奖；《让蒙面人说话》获《小说选刊》2003—2006年最佳中篇小说奖；《两位富阳姑娘》获中国小说学会2004年中国短篇小说排行榜第一名。

作家本人曾被评为2003年度中华文学人物?进步最大的作家；第三届风尚中国榜?2007年度风尚作家；第六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?2007年度小说家；第十三届上海国际电视节最佳编剧；第三届电视剧风云盛典最佳编剧等。

根据其同名小说改编和编剧的电视剧《暗算》一开中国特情影视剧的先河，深得观众喜爱。

<<风声>>

书籍目录

上部 东风下部 西风外部 静风代跋

章节摘录

老鳖是谁？

肥原一时没想起来。

胖参谋指指吴志国房间，低声说：“就是他的联络员。

”肥原想起王田香曾对他描述过的老鳖，恍然大悟，刚才他在车里看到的那老头可能就是老鳖，便丢下小兵疾步去门口看。

他看见王田香和一个手下脱掉外套在小树林里假模假式地切磋武艺，目光却一直盯着老头。

他更加确信那老头就是老鳖。

此时，老鳖已被西楼的哨兵赶开，悻悻地走着，东张西望，有点不知去向——好像想往这边来，似乎又有点犹豫不定。

肥原当即回到屋里，对胖参谋交代道：“老鳖就在外面，你去问问他是不是在收破烂，是的话你就说这儿有些废纸，把他带过来。

”老鳖今天扮的就是拾荒的角色，有废纸当然要上门。

这时候你就是主人，事情就是卖废纸，万万不可画蛇添足，打草惊蛇。

所以老鳖一上门，肥原即把小兵支走，又叫胖参谋去楼上把那些废纸箱拿下来。

那些纸箱哪是废的，都是装窃听设备用的，现在要假戏真做，只有牺牲掉它们了。

再说也不是白牺牲，是有价值的。

价值不菲。

通过这次接触，和老鳖一见一聊，加之与胖参谋一唱一和，肥原至少达到了两个目的：一、虽说和老鳖的聊天内容是闲的，没意思的，但声音是有方向和用意的，足够让关在房间里的吴志国听得到，辨得清。

如是，假如吴志国是老鬼，该明白是怎么回事——同志们在找他！

好了，同志们在找你，你心急了吧。

心里急了，容易失却方寸。

现在肥原要的就是这个，让他心急意乱，失去方寸。

二、趁老鳖在收拾纸箱时，肥原故意装得像突然想起似的，问胖参谋给对面楼里送水果了没有。这话很巧妙的，不管胖参谋怎么说——送或者不送，肥原都可以借题发挥，把他对对面楼里那些人的关怀之心欲盖弥彰地交代一番，让老鳖在假情报的歧途上走得更远，更深。

前者是一服泻药，是要叫老鬼坐不住的，稳不起的；在清醒中心急如焚。

后者是一针麻醉药——全身麻醉，将麻得老鳖及老虎醒不了；在迷糊中高枕无忧。

一醒一醉，像一只樨头的凹凸两面，对上了，咬紧了，无缝了，整个架子就牢了。

坚不可摧。

固若金汤。

这般，就等着看好戏了。

肥原甚至想，这会儿再去劝降吴志国，那感觉一定不一样，或许就不劝自降了。

肥原目送老鳖远去，心里莫名地对他生出一种好感。

他感激这次相逢，他感激老鳖适时而来，使他有幸加固了整个架子，确保了老K、老虎之流最终坐以待毙的下场。

三 刚送走老鳖，肥原还在门口遐思，王田香突然跟个鬼似的从他身后冒出来。

这是怎么回事？

他刚才不是在树林里吗，何时进了屋？

原来王田香见老鳖被小兵带进屋，估计是肥原有请。

他不敢贸然从正门回来，而是绕到后面爬窗进来。

刚才肥原和老鳖的闲谈，以及与胖参谋演的双簧戏，他在墙外都听到了，这会儿肥原该听听他说的。

王田香说，半小时前大门口的哨兵给他打来电话说，他刚放进来一个收破烂的老头，是他们部队营区的清洁工。

<<风声>>

王田香想，这不就是老鳖嘛，就出去盯他。

老鳖显然不知道自己已经暴露，背后长着大小好几双眼，他在外面象征性地转了一下就直奔后院。后院平时都没有人影的，来收垃圾岂不是鬼话？

王田香盯着他，心里想这家伙真是够冒失的。

.....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